

2015 年醫學院退休茶會感言

◎整理 / 醫學系 109 級 巫明擇



醫學系骨科 林瑞模教授

張院長、楊院長、陳院長、吳教授、退休的夥伴們。

在台南一待就是 26 年，在台北卻只有 24 年，所以算一算其實台南才是我真正的故鄉。記得我剛到台南時常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那時小東宿舍環境還很安靜讓我以為自己可以多生幾個小孩（笑），但是後來環境愈來愈吵工作也愈來愈忙，最後我只生了四個小孩（笑）

其實我是戰鬥型的性格，在骨科甚至是整個醫院中，我可能是去過最多地方的人。我到朴子開過刀，我到署立屏東醫院待過一年，我也待過半年的澎湖。我一直希望成大醫學院能脫穎而出，雖然環境對

我們不利，醫學重心都在台北，台大的資源事實上也比我們多。舉例來說，剛創立的時候成大骨科的配備比台大還齊全，但當他們開始投入心力建置，一翻身就以數倍的速度成長，我們被遠遠拋在後頭，這就是成大的困境，有地緣因素也有歷史的因素。我去過很多地方，在斗六分院我就待了六年，那時覺得當醫學中心需要我們就應該前往支援，成大就是這樣的氣氛。那在這麼多任院長下來，每個人的個性不同，院內也就有不同的氣氛，但都有個共同的考量，究竟是要有共同大方向讓大家自由發揮？還是要以紀律為主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各任院長的風格常在這兩種選擇間搖擺。

當張院長的通知我要辦退休典禮時，我感到非常榮幸。其實像這樣匆匆決定到安南區當院長，心路歷程真的很複雜。整理辦公室時我有點感傷，二十多年的東西堆滿整個辦公室，林啟禎教授還問我之後可不可以使用我的房間，我心裡就想：我到底留下什麼？後來一轉念，南部所有開脊椎的骨科醫生通通都是我的學生，我能留給這個機構的大概就是這些年的經驗和努力成果吧。

年輕一代大概不像我們這麼幸運，當時還成大是一個新興醫學中心，我們這批醫生就顯的特別突出，常常一人兼好幾個頭銜。大約 26 年前，長庚正要起步時也拚命到台大挖角讓台大非常緊張，但看看現在，台大還是站在前面，台大的子弟都在外面打拚，所以我覺得像我這種性格的人就應該四處開拓。當然，我還是希望能和成大維持聯繫，假設張院長需要我回來教學的話，我願意不拿任何鐘點費，因為在我未來的單位也就是中國醫藥學院，我同樣是為台灣醫界培育人才。在成大工作二十幾年，有很多感情和期許，如果將來有成大畢業的醫師到安南，我會優先考慮，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情分一個成果，也是對也是對成大醫學中心的期許和回饋。

在退不退之間做決定實在是非常困難，在醫學院也好醫院也好甚至是其他醫

院，大家漸漸對工作感到吃力，很多人寧願到地區醫院也不願意到醫學中心，我們也在這裡做了二十幾年，慢慢要把棒子交給下一批人，這種孤獨感和無力感大概就是我要退休的動機吧。總之我到安南之後也會繼續努力做，是我對成大的承諾也是成大給我的光榮。很感謝所有人對我這二十幾年來的照顧，當時很多人賞識我讓我做復健、物治、教材室、門診等等的主任，這些都對我幫忙很大，我的小朋友在眷區也受到很多高水準的叔叔伯伯孀孀的教導，真的很難忘掉這對時光。再次謝謝大家這二十幾年來對我的照顧。

醫學系內科 陳志鴻教授

張院長，楊院長，在座所有醫學中心的好朋友還有學生。

1988 年時我跟黃崑巖院長在台北見面，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告別台大醫學院。這是個很快也很難過的決定，可以這麼說，台大醫學院讓我成長茁壯，而成大醫學中心讓我有機會將想法落實。記得剛到成大不久，我還是個年輕副教授時，需要有人接任內科部主任，因為院內人員不多，黃崑巖院長和馬校長希望我趕快接內科部主任。黃崑巖院長當時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現在內科沒有教授，所以拜託你來接內科部主任，如果我從海外或是國內其他大學找到一位教授來擔任內科部主任，你就要下來」我說沒問題，這

是應該的，雖然之後好像就沒有機會叫我下來了（笑）。成大醫學院改變了我的一生，眼睛一轉就像川劇變臉，現在的我已經六十三歲了，所以我今天想很簡短地分享我現在的想法：因為改變，讓夢想成為可能。

我擔任過內科主任、醫院副院長、醫學院教務主任、醫院院長等等，在不同階段的職務上，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理念貢獻給醫學中心，而最重要的就是讓下一代更好。在 1996 年的時的成大醫院和醫學院編制不大，有些很有抱負的醫師因為年紀輕沒辦法得到教職而選擇離開，所以我提出「醫學系臨床教師制度」，透過這個制度可以讓所有醫師得到評估以及應有的榮耀，並由醫院提供薪水，所以對大學和醫學院來說是沒有壞處的。2006 年我擔任醫學院院長時，很多住院醫師因為沒有主治醫師缺必須離開，很多好的年輕醫師沒辦法留在醫院，於是我們設了一個「院聘主治醫師制度」，不佔公務人員缺而且待遇和其他主治醫師一樣，當時還到教育部溝通，強調不佔政府的缺、不拿政府的錢，由成大醫院自給自足聘請主治醫師。我相信，有院聘主治醫師制度才有今天的斗六分院，才有現在軍容壯盛的成大醫院。再來就是 2006 年的「菁英計畫」，當醫院經營穩定以後，由醫院給予足夠的經費讓有志於研究的醫師到國外實驗室接

受兩年的訓練，這是醫學中心的長遠規劃，很多醫師經過菁英計畫的訓練後在各個領域的表現都不錯，皮膚科楊朝鈞醫師就是其中一位。

2007 年我們成功爭取到將國家衛生院癌症研究中心與成大合併，當時很多人問我是心臟科醫師為什麼不發展心臟血管中心？第一，成大醫院的核心目標就是研究急、重、難、罕的疾病；第二，癌症病人只有在成大醫院才能得到整合性的照顧；再來，癌症研究需要整合性的跨領域研究，只有成功大學醫學院的臨床單位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國家癌研中心與成大的合併是個歷史性的鏡頭，當時我帶著蘇五洲和周振揚到竹南到國衛院向吳成文院長還有所有相關人士做簡報，爭取國衛院與成大的合作案，這個合作包括臨床跟基礎研究，我當時承諾我們將進行新大樓的擴建案，上面有很好的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的實驗室設備，會有完整的跨領域多科整合的臨床癌症中心來照顧病人跟研究合作，事情就順利地完成了，我這想對國衛院也好，對成功大學也好，對所有癌症病患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新大樓從一樓到四樓是一般的門診跟行政單位，五樓以上則是很好的臨床研究中心，有非常好的研究設備，有癌症中心，還有醫學院的相關教學單位。就這樣，我們把黃崑巖院長所蓋的國家十四大建設跟我們自己努力

拚出來新大樓，透過漂亮的天橋結合在一起，在大家的努力下把醫學中心擴大。當時連接通道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地下道，一個是天橋，最後我選擇做成天橋，我們也向市政府承諾這不會是醜陋的天橋，加上美麗的公共藝術和燈光，照亮成大醫學中心，讓病人看到這個燈光就充滿了希望。我將這個天橋命名為希望與願景之橋，因為我參與醫院院長遴選時，提出的理念報告題目就叫希望與願景之橋，我希望自己不只是擔任院長這個職務，我還希望能成為一座虛擬的橋，讓同仁們透過這座橋走向希望與願景之地，也在擔任院長期間，把這個希望與願景之橋以實體呈現。

有情的橋已經產生，我這個無情的人就可以離開成大了，因此我就決定，在今年的四月離開成大轉戰中國醫藥大學，這是我人生的第三個使命，我要用過去三十幾年的經驗理念幫助中台灣再造另一個佳績，我希望在座跟我一起努力過的人能繼續幫忙我實施未來的理念，把很多的想法在中國醫藥大學完成。我感謝所有所有曾經一起奮鬥、曾經支持照顧我鼓勵過我的人，我不能如徐志摩所說「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好像很瀟灑，因我昨天頓悟了，不是我不想帶走一片雲彩，是雲彩本來就不可能被帶走，所以我們把雲彩留在

成大醫學中心的上空，我要感謝所有所有的人，也想利用這個時間感謝我內人，當年告訴她我決定要離開台大的時候，我太太沒有第二句話就跟著搬家，這一次又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要離開成大到台中，她還是沒有第二句話，還是支持，所以很感謝我的內人，我在今天公開的感謝她，謝謝。

護理系 趙可式教授

張院長，楊院長，各位長官，各位同仁，還有我們退休的夥伴們。

我大概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可是我想請大家看兩段影片。我在成大任教二十年，一生中間最幸福快樂的二十年，而且如果沒有成大我今天大概也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的救命恩人就是我們的姚維仁姚主任，他在十年前幫我做 PET-CT，還沒開刀以前在他的診斷跟後來開刀後的檢驗結果比較，從癌症分期到的病理結果連幾顆淋巴轉移全部一模一樣，真的非常神奇，我也才能活到今天，因為有成大我才能活下來。要感謝的事情實在非常的多，可是最感謝的還是我們成大醫學中心這些全國最優的醫療專業人才，因為這樣好多人都跑來找我幫忙，像今天早上某醫院醫學中心住院的一個好朋友，他把他們醫院的病例還有一些 MRI 的片子拿給我，我就拿著跑去糾纏姚維仁主任請他判讀，一切以他的判斷為準，所以我那麼幸福有

二十年的時間在這裡跟全國最優的醫療專業人才，最高品質的同事有生命的交會，我要引用徐志摩的詩，不是「悄悄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那句，而是「在生命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還有歷年歷屆的醫學院領導者，醫學院院長還有醫院院長，他們的價值觀也讓我覺得是我多麼幸福能夠在這裡，因為現在價值觀混亂，尤其很多學校的老師為了升等需要學生的評等，就為了學生評等放鬆了紀律，但我們長官們都堅持著價值觀，我覺得非常的幸福，一分鐘已經到了，我要給大家看兩個影片，第一片影片就是兩個月前五月三號，媒體在全國的大學選出五門最熱門的課程，很不好意思其中一門是我的課程，所以媒體做了大約一分鐘的報導。

我為什麼要播這個影片？因為這門課在成大非常的熱門，今天有好多長官在這邊，我走了以後我希望能夠繼續開下去，因為這門課看起來是非常被需要的。第二部影片影片談的是安寧療護。我們成大的安寧照護是全台灣的典範，是全台灣最好的。新加坡連氏基金會在 2010 年的時候調查了四十個國家的死亡品質，我們台灣是第十四名，亞洲第一，日本上基本上很好但他們第二十三名，這基本上有點是騙人又有點是樣板，為什麼呢？新加坡派了三個記者來找我，我就帶他們來成大，當他們看到了成大的安寧照護時都非常的

印象深刻，所以在排名上就我們就變成亞洲第一名了，他們跟著我快兩個星期，剪成了待會要放的約三分鐘的影片，裡面包含我們怎麼樣照顧病人，怎麼照顧家屬。影片中有兩個病人，一個病人已經臨終了想回家，可是家屬不讓他回家，因為很害怕他回家發生什麼不能夠處理的事，我們為他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後來在我們居家團隊的幫忙之下，他很平安的回家，第二天很平安的在家裡往生。那第二個病人是一個三十一歲的男性病人，他有一個四歲的獨生子，這個小朋友四歲，他非常愛爸爸，每天都是爸爸為他講床邊故事，但現在爸爸要去世了，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幫忙這個四歲的小男孩，中間有一個段落就是我們為這名小男孩做死亡教育，後來領他到爸爸的床邊抱著爸爸跟爸爸四道人生，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一分多鐘的媒體的新聞。

如果死亡是免不了的，他的天命到了，我希望病人能善終，家屬能善別，我一生的目標就是這個，但是我也老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雖然很捨不得成大，在成大的二十年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樂，所以我懇求長官跟我們的同事能夠把這個善生善終的理念繼續下去，能夠把這個課程跟臨床的服務都繼續下去。謝謝各位。

護理系 陳清惠 教授

張院長，楊院長，以及各位同仁大家

好。

我沒有想到我的榮退致詞跟我的升等一樣緊張，其實本來我還很高興自己躲過了這學期退休以後在二月份那場演講，因為那時正好有事，哪知道還辦了第二次，這次我就躲不過，為什麼不太想參加呢？因為我實在覺得很愧疚，尤其聽到前面幾位前輩在醫學院有那麼多的貢獻。現在的我剛好五十五歲，這個時候就退休是為什麼呢？我跟趙可式老師一起進成大，而我在成大時我的專業上學術上甚至教學上都同時成長，這二十年我必須說我真的更成熟了，而在這個過程中我要說聲謝謝，我這麼幸運，在護理系時候趙老師帶我走入了生命教育還有醫學倫理的領域，要不是趙老師的開啟我不可能在成大醫學院得到這麼多的掌聲，而且全都是來自於倫理教育生命教育相關的議題，其實趙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而在這二十年來與趙老師的合作刺激我對護理持續抱持著一份理想，而更高興的是在這塊地方，我所碰到的從趙老師開始的所有人都比我優秀，我都跟學生說，其實自己每次看到學生都很害怕，因為我很怕把他們教壞，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他們聰明，連醫學系都是我教的，每一次上生命倫理兩百多人的課我都要脫一層皮，因為我都要想辦法抓住他們的注意力，也因為這樣的刺激，這二十年把我的潛力發揮殆盡，說真話，二十年來，我

覺得我變得更優秀，我的潛力發揮真的到了極致，甚至超出我原來的預期，所以這塊地方給我的太多了。

那為什麼五十五歲就退休？對不起，人真的是小鼻子小眼睛，因為我一直掛在嘴上的五五專案，如果我現在不退休就還要再做五年，說真的，那我很希望把我這二十年來對生命教育產生的這份熱情和教學經驗，就是成大讓我成長成熟的經驗，我希望有機會去觸碰一些在教育體制上比較邊緣的孩子，因為成大學生太好教了，我給我自己一些挑戰，趁我還有力氣的時候，我想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其實我真的很愧疚，因為每一個看到我的都說妳還這麼年輕為什麼要退休，我也承認我跟他們比起來很年輕，所以也請大家諒解，我希望用我剩下可能十年還有力氣，給比較偏遠的孩子也有機會享受成大這片沃土所訓練出來優秀的老師，訓練他們有成為未來社會上的精兵，我的演講就到這裡，我能說什麼呢？只能說謝謝大家，我不會離開台南，我們還會見到，所以請不要埋怨我請鼓勵我，讓我未來的教育能夠做得更好，謝謝大家。